

## 第一章 親事一波三折

上元節剛過，京城又下了一場雪，紛紛揚揚地，無端帶了些悲涼的氣息。

「郡主，王妃說了要專心禮佛，不見人的。」

身穿樸素白衣的纖弱女子臉色發白，對著嬤嬤道：「我有話必須要問，還請嬤嬤幫忙通傳。」

嬤嬤面露為難，「郡主何苦為難老奴。」

女子是康親王府的嫡女，瓊華郡主，她看向那扇緊閉著的雕花鏤空紅漆木門，臉上沒有一絲血色，問道：「她當真不肯見我？」

嬤嬤歎了口氣，默默搖頭。

瓊華淒苦一笑，後退了一步，道：「我知道了。」

一陣寒風襲來，裹著片片雪花打入廊下，身穿素白衣裳的瘦弱身影緩緩跪下，身側幾個嬤嬤丫鬟默默退了幾步，竟沒人去攬扶。

「今日皇后娘娘召見，道西渠國請求和親，宮中並無適齡公主，恐需女兒前往。」

瓊華今十七，過往多年幸有母親父親庇護方能成長至今，他日若女兒離京遠去，

還請母親保重身體。」說罷，她垂首叩拜，飽滿的額頭重重撞在冰冷的地面上。

一個丫鬟有些不忍，腳步一動想去攬扶，立馬被身側嬤嬤瞪眼阻止。

門外三叩首，瓊華又道：「女兒告退。」她扶著門框起身，不等丫鬟撐傘，轉身疾步朝風雪中走去。

「郡主。」丫鬟急忙跟上。

佛堂內，青煙嫋嫋，一青衣美婦跪坐在蒲團上，面色沉靜，緩緩撥動手中佛珠。

一旁佇立著的嬤嬤略有不忍，低聲小心地開口，「王妃，當真不管嗎？」

無人回應。

過了一會，嬤嬤又道：「那西渠地處偏遠，聽說教化未開，還有人茹毛飲血，郡主連府中都很少出去，到了那邊豈不是……」話沒說完，青衣婦人緩緩睜眼看了過來，嬤嬤當即跪下，「奴婢多嘴了，請王妃恕罪！」

「出去吧，讓我靜靜。」

嬤嬤輕聲出去，關門時有幾片雪花被帶進屋內，在佛像前旋轉幾下便化了。

佛像高坐堂前，垂目看向座下，肅穆慈善。

大雪下了整整兩天，天氣寒冷，連街上行人都少了許多，卻有一列人馬從宮中奔出，踏著殘雪直奔康親王府。

「聖旨到，康親王速來接旨。」

後院一丫鬟急匆匆跑去，正撞上另一大丫鬟，慌忙道歉，「春桃姊姊，對不住了！」

春桃抬手推了她一個趔趄，嗤笑一聲道：「慌什麼，不就是去和親嗎？不知道的還以為你主子要嫁給唐王世子呢。」

唐王世子年輕俊美，才學出眾，是京中無數貴女的夢中佳婿。

「對不住，對不住。」丫鬟並不多嘴，只是低聲下氣地道歉。

春桃輕蔑地瞥了她一眼才擦著她的肩膀走過去，聽到丫鬟匆忙奔向後院的腳步聲又道：「王爺嫡女又怎麼樣，空有個郡主頭銜，現在還得淒慘地嫁到那荒蠻之地，還不如一個普通農家女。」

「快別說了，二小姐還等著呢。」另一個丫鬟抱著一匹光彩熠熠的錦緞打斷她。

「也是，這可是王爺特意從江南給二小姐買來的，得快點送去。」

說著，兩個丫鬟嬉笑著離開了。

「郡主！聖旨到了，不是去和親、不是去和親！」雲珠跑得上氣不接下氣，剛進屋就衝瓊華喊著。

瓊華聞言震驚，快步走來，抓著她的肩膀道：「妳聽清楚了？當真不是和親？」

「不是，真不是！」

竟然不是……瓊華自被皇后召見之後猶如被當頭棒喝，暈暈沉沉過了兩天，好不容易認了自己將要遠走和親的命，現在卻說她不用去，但不去和親又怎樣，天大地大，哪裡都能生活得下一個人，可哪裡都沒有她的容身之地。

「郡主……」雲珠見她臉上不見歡喜，小心翼翼地喊了她一聲，猶豫著道：「不是和親，可是……」

「無妨，直說吧。」

「前段時間護駕有功的御前侍衛被封了安東將軍，求娶、求娶郡主，陛下答應了！」半個月前，西渠來使獻上一猛虎，不知為何逃出牢籠，險些傷著陛下，被御前一侍衛一刀擊斃，想來就是這個侍衛了。

「只是……他能一刀斬殺了老虎，怕是一個莽夫，又出身低微……」

瓊華已經認了命，自嘲一笑道：「那不是正好與我相配。」

「郡主不要這麼說自己！」

「沒事的，好歹還能留在京中下是。」

雲珠卻不說話，直到瓊華看過來才憤懣地道：「那個侍衛……安東將軍，他自請離京，遠去邊城。聖旨說了，讓郡主與他儘快成婚，任兗州總兵。」

瓊華怔住，好一會兒，才苦笑問道：「父親怎麼說？」

「我從前院過來時，王爺……已經在讓人準備嫁妝了。」

「那便嫁吧。京中也好，西渠也罷，就是邊城，於我而言又有什麼區別呢？」

「郡主！」雲珠幾欲落淚。

正說著，有人敲了敲，不等回應就推門進來了。

是梅姨娘身旁的一個嬪嬪，剛一看到兩人就笑起來，「郡主好福氣，陛下賜婚了！」果然如雲珠所說，賜婚安東將軍。

康親王妻妾成群，沒有實權，只管吃喝玩樂，根本不關心後宅，康親王妃又成日與青燈古佛相伴，於是府內所有事情均由梅姨娘打理。

梅姨娘是康親王妾室，生了個女兒，正是康親王府二小姐葉宛燕，很是受寵。

而瓊華雖是嫡女，有郡主之名，卻連個妾的女兒都不如，京中很多人甚至根本就不知道還有這麼個郡主。

聖旨一下，許多達官貴人才想起她，但平日無往來，康親王府又連個正經的持家

夫人都沒有，因此很多人都不屑與之往來，再加上郡馬不過是個籍籍無名的小將軍，也不長留京中，所以大多數只是意思意思送個賀禮，做個樣子，就連康親王本人都不甚在意，隨便安排了梅姨娘去打理。

是以，不管是下聘還是成婚之日都很是淒冷，賓客無幾，成婚當日，連一向以壓她一頭為榮的葉宛燕都沒來理她。

「宛燕她貪玩，聽說唐王世子在望月樓，就被丫鬟哄過去了，郡主不會介意吧？」梅姨娘笑吟吟地給她正了正鳳冠，上下打量她一下，道：「郡主這模樣真標緻，安夷將軍準得看呆了。」

瓊華並未答話，只是面無表情地任她裝扮。

「郡主要是有哪裡不滿可要和我說，不然人家以為我這做姨娘的不上心呢。按理說，該王妃為郡主操持的，我也讓人去請王妃好幾次了，可是郡主妳也知道，王妃一心向佛，不理紅塵事的。郡主妳說呢？」

她這是鐵了心要讓自己服軟，瓊華咬了下唇，道：「多謝姨娘操持，瓊華不勝感激。」

「哎，郡主滿意就行，主要是聖旨催得緊，十幾天的時間哪能準備得了什麼。」梅姨娘拉過她的手，眼神在瑩潤柔軟的手上掃過，不禁微微一暗。

「王爺都說了，要是時間來得及，肯定得按妳姨母當年成親的排場來，那可是十里紅妝，風光狀元郎……哎，妳看我，說這些做什麼……」

她這話完全不可信，就算是時間上來得及，康親王也不可能會為瓊華的事情上心，他能記得自己還有這麼一個女兒就算不錯的了。

一旁的雲珠都快聽不下去了，剛想鼓起勇氣打斷梅姨娘，就聽外面響起慌張的脚步聲。

「姨娘、姨娘快去前面，六皇子來了！」

聞言，梅姨娘騰地站起來，「妳說誰來了？」

嬤嬤喘著氣道：「六皇子，六皇子親自來的，還帶了賀禮，老奴一接到消息馬上過來了，這會該被管家帶去前廳了……」

「他怎麼會來？」梅姨娘驚疑不定地轉向瓊華。

六皇子葉承盛是皇后所出，不僅才識過人，更深得陛下寵愛，其他皇子成年後即刻前往封地，只留了他在身旁，因此多少人作夢都想和他搭上關係。

這麼多年來，康親王府和他沒有任何往來，怎麼忽然在這樣的日子來了康親王府？

「我去看一看。」她說著匆忙走了出去，剛到門口，又回頭對房內的嬤嬤道：「好好照看郡主。」說是照看，其實就是看守。

然而不等梅姨娘再抬步，外面就響起了一個清雅的男子聲音。

「本皇子與瓊華也算得上是兄妹，自然該來送妹妹出嫁。」

聞言，梅姨娘臉色一僵，在人進屋時瞬間調整過來，帶著一眾奴僕匆忙跪拜。

葉承盛容貌俊美，冷漠地瞥了梅姨娘一眼，身旁太監急忙道：「這是康親王的一個妾室，康親王也是糊塗，郡主出嫁竟讓一個上不得檯面的小妾操持。」

聞言，梅姨娘瞬間白了臉。

葉承盛卻不管她，吩咐左右，「把人全部趕出去，沒有我的命令，誰也不准靠近。」

「殿下，這不合……」

「殿下說話，有你插嘴的分嗎？拖下去掌嘴。」太監尖細的嗓音一喊，帶刀侍衛便將插嘴的嬪嬪捂嘴拖了出去。

梅嬪嬪臉上青白交替，十分難堪地被趕了出去。

裡屋身穿喜服的瓊華端坐床前，心中也是驚疑不定，見人進來，立馬起身行禮，然而還未等她站直了，就被人壓著坐回原處。

「不必多禮。」葉承盛在她面前坐下，露出一個溫和的笑，「這麼多年，我好像都沒怎麼見過你，這副模樣，難怪……」他輕笑了一聲，道：「我知道你心中不安，但不必驚慌，只管安心出嫁就是，這康親王府……不待也罷。」

他想起自己一路走來所見所聞，終於明白那人為什麼急著把人迎娶進門。

「殿下今日前來……是為了我？」瓊華猶豫著問道。

葉承盛意味深長地看她一眼，道：「是為了你，也不全是為了你，日後你就明白了。」

陪著瓊華待了好一會，葉承盛一直在寬慰她，讓她放心，但只要她問到對方為什麼會來，他都只是笑而不語。

瓊華十分茫然，康親王雖是當今陛下的兄弟，可因為十多年前的奪嫡之爭，他們並不親厚，一個是聖明賢君，一個是沒落的閒散王爺，否則也不至於偌大的京城之中沒人願意和康親王府來往。

她和葉承盛除了幼年見過一兩面之後就再也沒有交集，他怎麼會來給自己做臉？

「兗州雖然偏遠，離邊關較近，但也別有一番風味，更別提駐守將領是秦大將軍，完全不用擔心。你夫君只是總兵，協助秦將軍練兵，不會有什麼危險。」

「是。」

見瓊華眼中仍有不安卻還是乖乖點頭，他心中倒是對這個幾乎隱形的從妹多了幾分好感，不由得想起了和那人的對話——

「你不是打算歸隱，怎麼忽然求娶瓊華？」

「一見鍾情。」

「我倒不知你什麼時候和她見過面。」

一陣沉默。

「你要考慮清楚，現在歸隱，以後你就只是你。反之，你以後就不再是自由人，不管是朝堂爭論還是江山動盪，都不能輕易脫身。」

「嗯。」

「行，我幫你，不過你也得回報我，兗州那邊探子回報恐有異動，你去幫我盯著。」

「可以。」

「速度要快。」

「迎娶郡主之後我即刻啟程。」

這簡直是在明目張膽地催促他儘快幫忙促成婚事。

想到這，葉承盛哼了一聲，一側臉，發現瓊華正盯著他，便又笑了，「也罷，我

就和妳說說妳的夫婿霍陵。」

瓊華眼神閃躲了一下，還是側耳聽他說了下去。

「他家中沒有其他人，只有一個長輩常年在外行走，妳過去後不必操心公婆相處等問題，只需要照顧好自己就行，容貌方面必能讓妳滿意，至於性情嘛……」葉承盛垂首，似乎是在考慮措詞，「不喜歡說話，看著冰冷，不過一諾千金。家財方面也不必擔憂，足夠妳按康親王的生活揮霍一輩子的。」

瓊華驚訝，自己父親過的什麼奢靡生活她還是知道的，可安夷將軍……霍陵，他之前不過是一個侍衛，哪裡來的這麼多家財？

「妳若是有疑問……以後可以當面問他。」葉承盛像是想起什麼高興的事情，露出一個愉快的笑，「我倒是想看看，依他那木訥的性格，面對妳的逼問會是什麼反應，想想就覺得有趣。」

他這話聽得瓊華心跳快了起來，莫名有些羞赧。

話才說完，外間有了響動，一個太監邁著碎步走來，輕聲道：「安夷將軍到前院了，還有康親王，看著像是剛從青樓回來……殿下快去看看吧，別鬧了起來……」聞言，葉承盛眼睛一瞓，扭頭對瓊華道：「妳只管蓋上蓋頭等著，外頭我讓人守著了，有人敢不讓妳順心，就直接讓人扔出去，左右以後都不在這裡了，不用顧及他們的臉面。」說罷，快步走了出去。

瓊華心中驚惶地坐了沒一會，雲珠就走了進來，她臉頰微紅還冒了汗，興奮道：「郡主，今日六皇子竟然過來了，剛才梅凜娘那樣可真狼狽……哼，真是出了口氣！」

瓊華卻還在想葉承盛剛才說的那些，一時沒有反應。

「郡主？」雲珠又喊了一聲，揀起一旁繡著大紅喜字的蓋頭道：「郡主，郡馬都到門口了，該蓋上了。」

瓊華想起葉承盛形容的霍陵，心中有些期待又有些忐忑，遲疑了一下，問她，「妳、妳可看到他了？」

「沒有，我怕郡主有事，沒敢走遠，是聽六皇子身邊的公公說的。」雲珠也有些遺憾，不過馬上又打起精神安慰瓊華，「不過他在御前做事，相貌應當是不錯的，再加上今日六皇子都來了，前程想必也差不了。」

瓊華看出她在安慰自己，抿唇笑了一下，往日就算受了莫大的委屈，也只有雲珠一個人安慰她，今日卻多了一個六皇子，或許還會多一個……

她只是嘴角一彎而已，並不見得多開心，雲珠卻十分滿足了，她好久未見過郡主笑了。

小心翼翼地蓋上蓋頭，雲珠便安靜陪她等著了。

又過了約兩炷香的時間，外面的聲響逐漸大了起來。

「郡主快鬆開，衣裳都抓皺了。」

雲珠提醒一聲，瓊華才發現自己的手不自覺地抓緊了裙襬，急忙鬆開了，雲珠剛給她撫平了裙襬，葉承盛就帶人走了進來。

「今日大喜的日子，咱們也不必拘泥虛禮……」

「多謝殿下。」

這聲音十分冷漠，成親的日子裡都不帶有什麼感情，瓊華頓時心中一涼，什麼期待都沒有了，六皇子說的那些，或許只是在安撫自己吧。

之後懵懂地拜別父母，康親王一身脂粉味、迷迷糊糊地受了拜，康親王妃卻依舊門都不開，連親生女兒出嫁都不肯見上一面。

葉承盛一時氣不過，抬手就要讓人砸門，但被公公們阻止。

瓊華雖然心中早有準備，可真被這麼對待還是難以接受，強忍著淚水，暈暈沉沉地坐上了花轎，直到獨坐新房，雲珠進來陪她時才勉強回過神。

看著端坐床前的清瘦人影，雲珠努力擠出笑來，道：「郡主，我看到安夷將軍了，高大又英俊，和郡主天生一對！」

瓊華想起他冰冷的聲音，強打起精神「嗯」了一聲，道：「不用安慰我，沒關係的。」

聽她這麼說，雲珠忍不住心疼。

安夷將軍是長得英俊，可是冷著一張臉，根本不像是成親，要不是穿著喜服，說是上墳她都信，她怕郡主心慌故意編了謊話騙她，不想被她識破了。

「郡主……」

瓊華聽出她情緒不對，怕她哭出來惹霍陵不快，急忙轉移話題，問她，「我怎麼聽著外面這麼熱鬧？」

雲珠吸了下鼻子，道：「都是聽說六皇子來了才過來的……」頓了下又說：「好像唐王世子也來了……梅姨娘不是說他去望月樓了嗎？」

兩人都想到葉宛燕追去望月樓的事，但都默契地沒有提。

「郡主，是雲珠沒用，連將軍府都摸不清楚，想給郡主送些吃的都……」

瓊華這時候哪裡吃得下什麼，不讓她提這些，問了一些將軍府的事情。

「說是陛下賞的園子，沒怎麼修整，跟王府完全沒法比……不過沒見什麼丫鬟。」

雲珠壓低了聲音，忍著羞怯道，「沒有丫鬟，只有兩個六皇子派來的老嬤嬤，其他的都是小廝……安夷將軍後院應該很乾淨。」

瓊華心中隱約有了猜測，這安夷將軍要麼是提前遣散了後院，要麼就是不好女色，這麼看來，他求娶自己多半是為了自己郡主的頭銜了。

她蓋著蓋頭沒有吱聲，又聽雲珠奇怪地道：「我怎麼感覺……安夷將軍好像根本就沒把這宅子當作正經的家……」

是啊，他沒把這當作正經的宅邸，也沒把自己當作正經的妻子，不過是娶了個郡主，說出去好聽些吧。瓊華這麼想著。

兩人正說著，有嬤嬤敲門，端著些吃食進來，畢恭畢敬地道：「安夷將軍讓老奴送些吃食過來，讓郡主先墊墊肚子。」

瓊華隔著蓋頭看了過去，只看到綽約的燭光，她不懂霍陵這是什麼意思，明明不待見自己，又何必做出這種事情。

雲珠也十分驚訝，見嬤嬤十分和善便試探著問：「是安夷將軍親自安排讓送過來的？」

「這是自然。」嬪嬪笑道：「府中大多是男子，不方便靠近，老奴剛才又在吩咐那些小廝招呼客人，還是將軍特意提醒老奴的。」

主僕兩人都因為霍陵的態度疑惑不解。

又過不久，外面聲音漸歇，隨著吱呀一聲開門聲和沉穩的腳步聲，瓊華聽到雲珠對著來人行了一禮，慢吞吞退出去的聲音。

她心跳如雷，不自覺地又攥緊了裙子。

有道身影停在身側，瓊華還蓋著蓋頭，只能看到喜服的下襬，和她身上這件一樣，金線繡著鴛鴦，很普通的喜服。

她心中驚惶不安，手心都沁出了汗水，卻不知道面前的霍陵心中正翻江倒海。

上一世他請辭之後的最後一個任務，是暗中護送瓊華前往西渠和親，他眼睜睜看著孤苦無依的姑娘絕望地到了一個陌生的地方，嫁給荒淫無道的西渠太子，被折辱、被欺壓，過得還不如一個普通西渠女子。

他後悔了，可惜後悔得太晚，他在暗處守著人過了八年，之後瓊華鬱鬱寡歡，在西渠荒涼的寨子裡死去，除了伺候的丫鬟，沒人為她掉一滴眼淚。

他竊了瓊華的屍身，帶著她的骨灰遊走萬里山河，最終抱著骨灰一起投入了浩蕩的江水之中，誰知道一睜眼又回到了西渠請求和親的時候。

他當機立斷，現身救了皇帝，由暗處的金鱗衛轉到明處的御前侍衛，又趁著和親還沒定下，求了六皇子幫忙請皇帝賜婚，所幸這一世如他所願，終於能將人藏到自己麾下。

他輕輕吐出一口氣，努力壓下翻滾的思想才小心挑開了蓋頭，正對上一張故作沉靜的美麗容顏。

她這時候還沒有前世那麼消沉，雙頰微紅，眼神不安中隱約帶著些許期盼，雙手緊緊握著，像一隻受驚的兔子。

霍陵努力朝她露出一個笑，卻把人嚇得一抖，立馬又板起了臉，他都要忘了該怎麼笑了，剛才的表情一定很猙獰。

他這麼想著，卻見眼前人深吸一口氣，似乎是做足了準備一樣，認真開口了，

「你……你是真心要娶我的？」

問出這一句已經耗盡了瓊華所有的勇氣，但還是要問的，他若不是真心的，那便如同自己父親母親一樣，從此只有名分，實際互不相干；若是真心的……

會是真心的嗎？

她緊張得厲害，只覺得心幾乎要跳出了胸膛，就見眼前高大英俊的男人後退半步，一撩衣襬半跪下來，道：「霍陵願一生為郡主差遣。」

瓊華被嚇了一跳，霍陵也是傻了，情情愛愛他說不出口，表情又十分僵硬，只能一表衷心，倒是把兩人關係弄成君臣一般。

瓊華慌忙扶他起來，動作間頭上的流蘇垂下來，勾住了他的衣襟，又匆忙去解流蘇。

看著她手忙腳亂的樣子，霍陵忽然覺得心裡一鬆，臉色都不自覺地柔和起來。

等她終於把流蘇解開，他抬手幫她把鳳冠取下，道：「今日委屈郡主了。時間緊

迫，不得不出此下策。」瓊華並不明白，他也沒有解釋，只繼續說道：「明日一早就要出發前往兗州，郡主早些休息。」

見瓊華疑惑地看了眼桌上的合盞酒，他心中湧上一股柔情，低聲說道：「我知道郡主不願受困於人，不敢勉強郡主，若他日……」他頓了下，強迫自己違心地繼續說下去，「若他日郡主有了願意託付一生的人，再與他共飲此酒吧。」他說完，後退了出去。

「你去哪？」瓊華慌忙問道。

「郡主安心休息，我就守在外間。」

話是這麼說，可兩人一個迷茫不安，一個終於獲得所愛，正情緒洶湧，都輾轉半天未能入睡。

輾轉半宿，瓊華最後是盯著屏風後的高大身影迷糊入睡的。夢中，她又回到康親王府那個小院子裡，姨娘的爭吵聲、葉宛燕的嘲諷聲，還有母親冷漠的眼神……

「啪」的一聲，重物落地的聲音將她驚醒，一睜眼發現自己在一個完全陌生的房間，眼前是大紅色的床帳……

是了，她昨日成親了。

「郡主，吵醒您了嗎？」雲珠撥開床帳，探了進來。

昨日種種再次重現在腦海中，她越過雲珠往外看去，外面守著的身影已經不見了。

「郡主找什麼呢？」雲珠順著她的視線看去，只看到描著山水的屏風。

「沒什麼。」瓊華也說不出自己是鬆了一口氣還是失望，抑或是兩種情緒摻雜。雲珠卻是捂著嘴巴笑了一聲，說道：「將軍一大早出去了，臨走前還特意囑咐我讓郡主多睡一會。」

早上她正守在門外，忽然見到臉色冰冷的將軍走了出來，不由得心驚膽戰，以為是郡主惹怒了他，結果聽到那人吩咐自己不要打擾到郡主，頓感驚奇。

「郡主，將軍他或許只是看著冰冷，還是很在乎郡主的。」

瓊華一下想到他昨晚面無表情半跪在自己面前的樣子，也低著頭微微抿了下嘴角，問雲珠，「妳剛才在幹麼呢？」

「哎，對了，將軍說今天就要出發去兗州了，我收拾行李呢。郡主還睡嗎？」

雲珠伺候著洗漱完了，正梳髮，有人敲了門，是霍陵。

雲珠把手裡的步搖放下來，對著瓊華擠一下眼，退了出去。

沒見過回自己房間還要敲門的一家之主，她現在基本能夠確定了，安夷將軍就是一個面冷心熱的男人，郡主這是嫁對人了。

瓊華對上他還有些不自在，他還是一臉的面無表情，一點都看不出情緒。

他走近了道：「昨日六皇子說家中沒有丫鬟不方便，我就去找了幾個，要去看一看嗎？」

一句話說得毫無感情，瓊華差點沒聽出來他這是在徵求自己的意見，眨了眨眼，她拿起桌上的鎏金朱玉步搖，試探著說道：「可是我還沒梳好頭髮。」

霍陵扭頭要去找雲珠，立馬被她喊住，「她去給我端早膳了，我早上還沒吃東西呢。」

「那妳先梳、梳髮……」霍陵顯然不適應這種話題，說得有些磕巴。

瓊華頓時就輕鬆了起來，又問他，「幾時出發？不會因為我耽誤了時候吧？」

「不會，東西不多，隨時可以出發。」這時候他說得順暢了。

「要回康親王府告別嗎？」霍陵這話一問出來就後悔了，眼看瓊華臉色黯淡了下來，僵硬著臉，不知道要說什麼才能補救。

「不必去了。」瓊華轉身對著鏡子繼續梳髮，手肘不小心碰到了檯面，手中步搖匡啷落地，正落在自己腳邊，可沒等她動，高大男人就躬身撿起了精緻的步搖。

他大概是不怎麼接觸女兒家的首飾，握著步搖像握劍一般就遞了過來。

瓊華盯著他遞過來的步搖，心怦怦地跳了起來，盯了半晌，驀地低下了頭，不讓霍陵看到自己上揚的嘴角。

見她沒接，霍陵便把步搖擦了一下，放在檯面上，然後問：「疼嗎？」

「什麼？」瓊華沒聽懂。

霍陵指了指她的手肘，「不是撞到了桌面嗎，疼嗎？」

怎麼會疼，她只是不小心沒拿穩，但除了雲珠還沒有人關心過她，於是她扭過臉，鬼使神差地點了點頭。

身後的霍陵沒說話了，她抬頭從鏡子裡看到他依舊冷著一張臉，什麼情緒都看不出來。

坐上了馬車，隨行的人很少，只有七八個勁裝打扮的隨從和三個新來的侍女，加一起也不過十多個人，除了瓊華和雲珠，其餘人都是騎馬而行。

剛一放下馬車簾子，雲珠就拉起了瓊華的衣袖，「郡主，您哪傷著了？」

「沒有啊。」瓊華也不知道她怎麼得出的這個結論。

直到她掏出一瓶藥膏，說是霍陵剛給她的，囑咐她上車後給自己擦一下。

四下無人，瓊華嘴角彎彎就笑了起來。

雲珠滿頭霧水，不過看郡主難得心情好也跟著笑了，又再三確認了瓊華沒有哪裡受傷這才作罷。